

禪林寶訓卷第四

東吳沙門 淨善

重集

九
十

佛智謂水庵曰住持之體有四焉一道德二言行三仁義四禮法道德言行乃教之本也仁義禮法乃教之末也無本不能立無末不

九
十

能成先聖見學者不能自治故建叢林以安之立住持以統之然則叢林之尊非為住持四事豐美非為學者皆以佛祖之道故是以善為住持者必先尊道德守言行能為學者必先存仁義遵禮法故住持非學者不立學

者非住持不成住持與學者猶身之與臂頭之與足大小適稱而不悖乃相湏而行也故曰學者保於叢林叢林保於道德住持人無道德則叢林將見其廢矣實錄水庵一和尚曰易言君子思患而預防之是

故古之人思生死大患防之以道遂能經大傳遠今之人謂求道迂闊不若求利之切當由是競習浮華計較毫末希目前之事懷苟且之計所至莫肯為周歲之規者況生死之慮乎所以學者日鄙叢林日廢綱紀日墜以

至陵夷顛沛殆不可救嗟乎可不鑑哉雙林實錄水庵曰昔遊雲居見高菴夜參謂至道逕挺不近人情要須誠心正意勿事矯飭偏邪矯飭則近詐佞偏邪則不中正與至道皆不合矣竊思其言近理乃刻意踐之速見佛智先

師始浩然大徹方得不負平生行脚之志

書堂

水庵曰月堂住持所至以行道為已任不發化主不事登謁每歲食指隨常住所得用之衲子有志充化導者多却之或曰佛戒比丘

持鉢以資身命師何拒之弗容月堂曰我佛在日則可恐今日為之必有好利者而至於自鬻矣因思月堂防微杜漸深切著明稱實之言今猶在耳以今日觀之又豈止自鬻而已矣法語

水庵謂侍郎尤延之曰昔大愚慈明谷泉瑣那結伴參汾陽河東苦寒衆人憚之惟慈明志在於道曉夕不怠夜坐欲睡引錐自刺嘆曰古人為生死事大不食不寢我何人哉而縱荒逸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一旦辭歸汾陽嘆曰楚圓今去吾道東矣

西湖記

水庵曰古德住持率已行道未嘗苟簡自恣昔汾陽每嘆像季澆漓學者難化慈明曰甚易所患主法者不能善導耳汾陽曰古人淳

誠尚且三二十年方得成辦慈明曰此非聖哲之論善造道者千日之功或謂慈明妄誕不聽而汾地多冷因罷夜參有異比丘謂汾陽曰會中有大士六人奈何不說法不二年果有六人成道者汾陽嘗有頌曰胡僧金錫

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勸請爲敷揚

西湖記

僧傳聞及

投予清和尚畫水庵像求贊曰嗣清禪人孤硬無敵晨昏一齋腸不至席深入禪定離出入息名達九重談禪選德龍顏大悅賜以金

九十

三

帛力辭者三上乃嘉歎真道人也草木騰煥傳予陋質炷香請贊是所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也

見畫像

水庵曰佛智先師言東山演祖嘗謂耿龍學曰山僧有圓悟如魚之有水鳥之有翼故丞

相紫巖居士贊曰師資相可希遇一時始終之分誰能間之然巖居士可謂知言矣比見諸方尊宿懷心術以御衲子衲子挾勢利以事尊宿主賓交利上下欺侮安得法門之興叢林之盛乎與梅山潤書

水庵曰動人以言惟要深切言不深切所感必淺人誰肯懷昔白雲師祖送師翁住四面叮寧曰祖道凌遲危如累卵母慈荒逸虛喪光陰復敗至德當寬容量度利物存衆提持此事報佛祖恩當時聞者孰不感動爾昨來召對宸庭誠爲法門之幸切宜下身尊道以利濟爲心不可矜已自伐從上先哲謙柔敬畏保身全德不以勢位爲榮遂能清振一時美流萬世予慮光景不長無復面會故此切

囑見授子書

水庵少倜儻有大志尚氣節不事浮靡不循細檢宵次岸谷徇身以義雖禍害交前不見有殞穫之色住持八院經歷四郡所至兢兢業業以行道建立為心淳熙五年退西湖淨慈有偈曰六年灑掃皇都寺瓦礫翻成釋梵

宮今日功成歸去也杖頭八面起清風士庶遮留不止小舟至秀之天寧未幾示疾別衆告終行實

月堂昌和尚曰昔大智禪師慮末世比丘驕惰特製規矩以防之隨其器能各設攸司主

居丈室衆居通堂列十局頭首之嚴肅如官府居上者提其大綱在下者理其衆目使上下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率從是以前輩遵承翼戴拳拳奉行者以先聖之遺風未泯故也比見叢林表替學者貴通才賤

守節尚浮華薄真素日滋月浸漸入澆漓始
則偷安一時及玩習既久謂其理之當然不
謂之非義不謂之非理在上者惴惴馬畏其
下在下者睽睽馬伺其上平居則甘言屈體
以相媚悅得間則狠心詭計以相屠獮成者

九十一

四

才器宏遠止欲速其為人逮審其道德則淫
汚察其言行則乖戾謂其公正則邪佞得非
愛之過其分乎是正猶日中之灌瓜也予深
恐識者笑故不為也

北山記聞

月堂曰黃龍居積翠因病三月不出真淨宵

為賢敗者為愚不復問尊卑之序是非之理
彼既為之此則倣之下既言之上則從之前
既行之後則襲之嗚呼非彥聖之師乘願力
積百年之功其弊固則莫能革矣

與舜和書

月堂住淨慈最久或謂和尚行道經年門下

夜懇禱以至然頂煉臂仰析陰相黃龍聞之
責曰生死固吾分也爾參禪不達理若是真
淨從容對曰叢林可無克文不可無和尚識
者謂真淨敬師重法其誠至此他日必成大
器

社山記聞

未聞有弟子得不辜妙湛乎月堂不對他日
再言之月堂曰子不聞昔人種瓜而愛甚者
盛夏之日方中而灌之瓜不旋踵而淤敗何
也其愛之非不勤然灌之不以時適所以敗
之也諸方老宿提挈衲子不觀其道業內充

月堂曰黃太史魯直嘗言黃龍南禪師器量
深厚不為事物所遷平生無矯飾門弟子有
終身不見其喜怒者雖走使致力之輩一以
誠待之故能不動聲氣而起慈明之道非苟
然也

一本見黃石刻

月堂曰建炎己酉上已日鍾相叛於澧陽文殊導禪師厄於難賊勢既盛其徒逸去師曰禍可避乎即毅然處于丈室竟為賊所害無垢居士跋其法語曰夫愛生畏死人之常情惟至人悟其本不生雖生而無所愛達其末

嘗滅雖死而無所畏故能臨死生禍患之際而不移其所守師其人乎以師道德節義足以教化叢林垂範後世師名正導眉州丹稜

人佛鑒之嗣也

一本見廬山岳府惠太師記聞

心聞貴和尚曰衲子因禪致病者多有病在

耳目者以瞪眉努目側耳點頭為禪有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亂喝為禪有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為禪有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為禪據實而論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師明察幾微目擊而

知其會不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錐一劄脫其廉纖攻其滯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變通俾終蹈於安樂無事之境而後已矣語錄

心聞曰古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傑

衲子有智行聞于叢林者豈非近英傑之士耶但能勤而參究去虛取實各得其用則院無大小衆無多寡皆從其化矣昔風穴之白丁藥山之牛欄常公之大梅慈明之荊楚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若以位貌相求必見而詭

九十

六

之一旦據師席登華座萬指圍繞發輝佛祖叔世之光明叢林孰不望風而靡矧前輩皆負瓌偉之材英傑之氣尚能區區於未遇之際含恥忍垢混世同波而若是况降茲者歟嗚呼古猶今也此猶彼也若必待藥山風穴

而師之千載一遇也若必待大梅慈明而友之百世一出也蓋事有從微而至著功有積小而成大未見不學而有成不修而先達者若悟此理師可求友可擇道可學德可修則天下之事何施而不可古云知人誠難聖人

九十

七

所病況其他乎

與庵書

心聞曰教外別傳之道至簡至要初無他說前輩行之不疑守之不易天禧間雪竇以辯博之才美意變弄求新琢巧繼汾陽爲頌古籠絡當世學者宗風由此一變矣逮宣政間圓悟又出已意離之爲碧巖集彼時邁古淳全之士如寧道者死心靈源佛鑒諸老皆莫能迴其說於是新進後生珍重其語朝誦暮習謂之至學莫有悟其非者痛哉學者之心術壞矣紹興初佛日入閩見學者牽之不返

日馳月驚浸漬成弊即碎其板闡其說以至祛迷援溺剔繁撥劇摧邪顯正特然而振之衲子稍知其非而不復慕然非佛日高明遠見乘悲願力救末法之弊則叢林大有可畏者矣與張子

詔書

拙庵佛照光和尚初參雪堂於薦福有相者一見而器之謂雪堂曰衆中光上座頭顱方正廣額豐頤七處平滿他日必爲帝王師孝宗皇帝淳熙初召對稱旨留內觀堂七宿待遇優異度越前來賜佛照之名聞于天下記

拙庵謂虞尹文丞相曰大道洞然本無愚智譬如伊呂起於耕漁爲帝王師詎可以智愚階級而能擬哉雖然非大丈夫其孰能與焉

廣錄
拙庵曰璇野菴常言黃龍南禪師寬厚忠信

恭而慈愛量度凝遠博學洽聞常同雲峰悅
遊湖湘避雨樹下悅箕踞相對南獨危坐悅
瞋目視之曰佛祖妙道不是三家村古廟裏
土地作死模樣南稽首謝之危坐愈甚故黃
太史魯直稱之曰南公動靜不忘恭敬真叢

林主也

幻菴集

拙庵曰率身臨衆要以智遣妄除情須先覺
背覺合塵則心蒙蔽矣智愚不分則事紊亂

畫監寺書

拙庵曰佛鑑住太平高菴充維那高庵齒少

氣豪下視諸方少有可其意者一日齋時鳴
楗見行者別器置食于佛鑑前高庵出堂勵
聲曰五百僧善知識作遮般去就何以範模
後學佛鑑如不聞見逮下堂詢之乃水蘆菜
蓋佛鑑素有脾疾不食油故高庵有愧詣方

丈告退佛鑑曰維那所言甚當緣患慾病乃
爾嘗聞聖人言以理通諸礙所食既不優於
衆遂不疑也維那志氣明遠他日當柱石宗
門幸勿以此芥蒂遠佛鑑遷智海高庵過龍
門後爲佛眼之嗣

拙庵曰大凡與官員論道酬酢須是剗去知
解勿令他坐在窠窟裏直要單明向上一著
子妙喜先師嘗言士大夫相見有問即對無
問即不可又須是箇中人始得此語有補於
時不傷住持之體切宜思之

與興化普安書

九十一

九

拙庵曰地之美者善養物主之仁者善養士
今稱住持者多不以衆人爲心急已所欲惡
聞善言好蔽過惡恣行邪行徒快一時之意
返被小人就其好惡取之則住持之道安得
不危乎

與洪老書

拙庵謂野菴曰丞相紫巖居士言妙喜先師平生以道德節義勇敢爲先可親不可疎可近不可迫可殺不可辱居處不淫飲食不濶臨生死禍患視之如無正所謂干將镆铘難與爭鋒但虞傷闕耳後如紫巖之言幻菴記聞

拙庵曰野庵住持通人情之始終明叢林之大體嘗謂予言爲一方主者須擇有志行衲子相與毗贊猶髮之有梳面之有鑑則利病好醜不可得而隱矣如慈明得楊岐馬祖得百丈以水投水莫之逆也幻庵集

拙庵曰未學膚受徒貴耳賤目終莫能究其奧妙故曰山不厭高中有重巒積翠海不厭深內有四溟九淵欲究大道要在窮其高深然後可以昭燭幽微應變不窮矣與觀老書拙庵謂尤侍郎曰聖賢之意含緩而理明優

游而事顯所用之事不期以速成而許以持久不許以必進而許以庶幾用是推聖賢之意故能亘萬世而持之無過失者乃爾幻庵集侍郎尤公曰祖師以前無住持事其後應世行道迫不得已然居則蓬葦取蔽風雨食則

麤糲取充饑餒辛苦憔悴有不堪其憂而王公大人至有願見而不可得者故其所建立磊磊落落驚天動地後世不然高堂廣廈美衣豐食頗指如意於是波旬之徒始洋洋然動其心趨趣權門搖尾乞憐甚者巧取豪奪

九十一

+

如正晝攫金不復知世間有因果事妙喜此書豈特爲博山設其拈盡諸方自來習氣不遺毫髮如飲滄公上池之水洞見肝腑若能信受奉行安用別求佛法見靈隱石刻侍郎尤公謂拙庵曰昔妙喜中興臨濟之道

於凋零之秋而性尚謙虛未嘗馳騁見理平生不趨權勢不苟利養譽曰萬事不可佚豫爲不可奢態持蓋有利於時而便於物者有其過而無其功者若縱之奢侈則不濟矣不肖佩服斯言遂爲終身之戒老師昨者遭遇

主上留宿觀堂實爲佛法之幸切冀不倦悲

願使進善之途開明任衆之道益大庶幾後

生晚輩不謀近習各懷遠圖豈不爲叢林之

利濟乎然侍者記聞

密庵傑和尚曰叢林興衰在於禮法學者羨

惡在乎俗習使古之人巢居穴處澗飲木食行之於今時則不可也使今之人豐衣文采飯梁肥行之於古時亦不可也安有他哉

習不習故夫人朝夕見者爲常必謂天下事正宜如此一旦驅之就彼去此非獨生疑而

九十

十一

不信將恐亦不從矣用是觀之人情安於所

習駭其未見是其常情又何足恠

與施司諫書

密菴謂悟首座曰叢林中惟浙人輕懦少立子之才器宏大量度淵容志尚端確加以見地穩密他日未易言但自韜晦無露圭角毀

方毛合持以中道勿爲勢利少枉即是不出

塵勞而作佛事也

與笑庵書

密庵曰應菴先師嘗言賢不肖相返不得不擇賢者持道德仁義以立身不肖者專勢利詐佞以用事賢者得志必行其所學不肖者

處位多擅私心妬賢嫉能嗜慾苟財靡所不至是故得賢則叢林興用不肖則叢林廢有一于斯必不能安靜

見岳和尚書

密庵曰住持有三莫事繁莫懼無事莫尋是非莫辨住持人達此三事則不被外物所惑

矣慧侍者記聞

密庵曰衲子屢行傾邪素有不善之迹者叢林互知此不足疾惟衆人謂之賢而內實不肖者誠可疾也與普慈書

密庵謂水庵曰人有毀辱當順受之詎可輕

聽聲言妄陳管見大率便佞有類邪巧多方懷險詖者好逞私心起猜忌者偏廢公議蓋此輩趨尚狹促所見暗短固以自異爲不群以沮議爲出衆然既知我所用終是而毀謗固自在彼久而自明不須別白亦不必主我

之是而訐觸於人則庶可以爲林下人也與水庵書

自得輝和尚曰大凡衲子誠而向正雖愚亦可用伎而懷邪雖智終爲害大率林下人操心不正雖有才能而終不可立矣見簡堂書

自得曰大智禪師特剏清規扶救末法比丘不正之弊由是前賢遵承拳拳奉行有教化有條理有始終紹興之末叢林尚有老成者能守典刑不敢斯須而去左右近年以來失其宗緒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綱紀安得而正

諸故曰舉一綱則衆目張弛一機則萬事隳殆乎綱紀不振叢林不興惟古人體本以正未但憂法度之不嚴不憂學者之失所其實正在於公今諸方主者以私混公以末正本上者苟利不以道下者賊利不以義上下謬

亂賓主混淆安得衲子向正而叢林之興乎

九十一
自得曰良玉未剖瓦石無異名驥未馳駑駘相雜逮其剖而鑿之馳而試之則玉石駕驥分矣夫衲子之賢德而未用也混於稠人中

竟何辨别要在高明之士以公論舉之任以職事驗以才能責以成務則與庸流迥然不同矣

與或庵書

或庵體和尚初參此庵元布袋於天台護國因上堂舉龐馬選佛頌至此是選佛場之句

九牛

十三

此庵喝之或庵大悟有投機頌曰商量極處

見題目途路窮邊入試場拈起毫端風雨快
遯回不作探花郎自此匿跡天台丞相錢公
象先慕其爲人乃以天封招提勉令應世或
庵聞之曰我不解懸羊頭賣狗肉也即宵遁

去

乾道初瞎堂住國清因見或庵讚圓通像曰
不依本分惱亂衆生瞻之仰之有眼如盲長
安風月貫今昔那箇男兒摸壁行瞎堂驚喜
曰不謂此庵有此兒即遍索之遂得於江心

固於稠人中請充第一座

天台野錄

或庵乾道初翩然訪瞎堂于虎丘姑蘇通俗聞其高風即諸郡舉請住城中覺報或庵聞之曰此菴先師囑我他日逢老壽止今若合符契矣遂欣然應命蓋覺報舊名老壽庵也

虎丘記聞

或庵入院後施主請小參曰道常而不渝事有弊而必變昔江西南岳諸祖若稽古爲訓考其當否持以中道務令人心以悟爲則所以素風凌然逮今未泯若約衲僧門下言

前薦得屈我宗風句下分明沈埋佛祖雖然如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由是繙素喜所未聞歸者如市

語錄異此

或庵既領住持士庶翕然來歸衲子傳至虎丘瞎堂曰遮箇山巒杜拗子放拍盲禪治你

那一隊野狐精或庵聞之以偈答曰山巒杜拗得能憎領衆匪徒似不曾越格倒拈茗葦柄柏盲禪治野狐僧瞎堂笑而已記聞

或庵謂侍郎曾公遠曰學道之要如衡石之定物持其平而已偏重可乎推前近後其偏

一也明此可學道矣

見曾公書

或庵曰道德乃叢林之本衲子乃道德之本住持人棄厭衲子是忘道德也道德既忘將何以修教化整叢林誘來學古人體本以正未憂道德之不行不憂叢林之失所故曰叢林保於衲子衲子保於道德住持無道德則

叢林廢矣

見簡書

或庵曰夫爲善知識要在知賢不在自賢故傷賢者愚蔽賢者暗嫉賢者短得一身之榮不如得一世之名得一世之名不如得一賢

古

古

衲子使後學有師叢林有主也

與圓極書

或庵遷焦山之三載寔淳熙六年八月四日也先示微恙即手書并硯一隻別郡守侍郎曾公遠至中夜化去公以偈悼之曰翩翩隻屨逐西風一物渾無布袋中留下陶泓將底

用老夫無筆判虛空行狀

瞎臺遠和尚謂或庵曰人之才器自有大小誠不可教故楮小者不可懷大綆短者不可汲深鵠鵠夜撮蚤察秋毫晝出瞋目之不見丘山蓋分定也昔靜南堂傳東山之道頽悟

九十

圭

幽奧深切著明遠應世住持所至不振圓悟先師歸蜀同範和尚訪之大隨見靜率略凡百弛廢先師終不問回至中路範曰靜與公爲同參道友無一言啓迪之何也先師曰應世臨衆要在法令爲先法令之行在其智能

能與不能以其素分豈可教也範領之虎丘記聞
瞎臺曰學道之士要先正其心然後可以正已正物其心既正則萬物定矣未聞心治而身亂者佛祖之教由內及外自近至遠聲色惑於外四肢之疾也妄情發於内心腹之疾

也未見心正而不能治物身正而不能化人
蓋一心爲根本萬物爲枝葉根本壯實枝葉榮茂根本枯悴枝葉夭折善學道者先治內以敵外不貪外以害內故導物要在清心正人固先正已心正已立而萬物不從化者未

之有也

與顏侍郎書

簡堂機和尚住鄱陽莞山僅二十載羹藜飯
忝若絕意於榮達嘗下山聞路旁哀泣聲簡
堂惻然遠詢之一家寒疾僅亡兩口貧無斂
具特就市貰棺槨之鄉人感嘆不已侍郎李

公椿年謂士大夫曰吾鄉機老有道衲子也
加以慈惠及物莞山安能久處乎會樞密汪
明遠宣撫諸路達于九江郡守林公叔達虛
圓通法席迎之簡堂聞命乃曰吾道之行矣
即忻然曳杖而來登座說法曰圓通不開生

藥鋪單單只賣死貓頭不知那箇無思算喫
着通身冷汗流縑素驚異法席因茲大振懶

庵集

簡堂曰古者修身治心則與人共其道興事
立業則與人共其功道成功著則與人共其

名所以道無不明功無不成名無不榮今人
則不然專己之道惟恐人之勝於己又不能
從善務義以自廣也專己之功不欲他人有
之又不能任賢與能以自大也是故道不免
於蔽功不免於損名不免於辱此三者乃古

今學者之大分也

簡堂曰學道猶如種樹方榮而伐之可以給樵薪將盛而伐之可以作棟桷稍壯而伐之可以充楹枋老大而伐之可以爲樑棟得非取功遠而其利大乎所以古之人惟其道固

九十一

十六

大而不狹其志遠奧而不近其言崇高而不卑雖適時齟齬窮於饑寒殆亡丘壑以其遺

風餘烈亘百千年後人猶以爲法而傳之鄉使狹道苟容邇志求合卑言事勢其利止榮於一身安有餘澤溥及于後世哉與李侍郎二書

簡堂淳熙五年四月自天台景星巒再赴隱靜給事吳公芾佚老于休休堂和淵明詩十三篇送行其一曰我自歸林下已與世相疎賴有善知識時能過吾廬伴我說道話愛我讀佛書既爲囂上去我亦爲膏車便欲展我

鉢隨師同飯蔬脫此塵俗累長與巒石居此巒固高矣卓出山海圖若比吾師高此巒還不如二我生山窟裏四面是孱顏有巒號景星欲到知幾年今始信奇絕一覽小衆山更得師爲主二妙未易言三我家湖山上觸目是林丘若比茲山秀培塿固難儔雲山千里見石泉四時流我今纔一到已勝五湖遊四我年七十五木未掛殘陽縱使身未逝亦能豈久長尚冀林間住與師共末光孤雲俄暫出遠近駭蒼黃五愛山端有素拘俗亦可憐昨守當塗郡不識隱靜山羨師來又去愧我復何言尚期無久位歸送我殘年六師心如死灰形亦如槁木胡爲衲子歸似響答空谷顧我塵垢身正待醍醐浴更願張佛燈爲我代明燭七扶疎巒上樹入夏總成陰幾年荆

九十二

十七

棘地一旦成叢林我方與衲子共聽海潮音
人生多聚散離別忽驚心我與師來往歲

月雖未長相看成二老風流亦異常師宴坐
巖上我方爲聚糧倘師能早歸此樂猶未央
九紛紛學禪者腰包競奔走纔能說萬藤疑

意便自負求其道德尊如師蓋稀有願傳上
乘人永光臨濟後十吾邑多緇徒浩浩若雲
海大機久已亡賴有小機在仍更與一岑純
全兩無悔堂堂二老禪海內共期待十一古
無住持事但只傳法旨有能悟色空便可超

生死庸僧昧本來豈識西歸履買帖坐禪牀
佛法將何恃十二僧中有高僧士亦有高士
我雖不爲高心麤能知止師是箇中人特患
不爲爾何幸我與師俱是隣家子十三師本
窮和尚我亦窮秀才忍窮俱已徹老宵不歸

來今師雖暫別泉石莫相猜應緣聊復爾師
豈有心哉景星石刻

給事吳公謂簡臺曰古人灰心泯智於千巖
萬壑之間澗飲木食若絕意於功名而一旦
奉紫泥之詔韜光匿跡於負春賤役之下初

無念於榮達而卒當傳燈之列故得之於無
心則其道大其德宏計之於有求則其名卑
其志狹惟師度量凝遠繼踵古人乃能棲遲
於筦山一十七年遂成叢林良器今之衲子
內無所守外逐紛華少遠謀無大體故不能

九

大

扶助宗教所以不逮師遠矣

高侍記聞者

簡臺曰夫人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
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愛信既偏則聽
言不考其實遂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
而不聽其言遂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

可重之事愛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皆苟縱私懷不稽道理遂忘佛祖之道失叢林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賢之所重古德云謀遠者先驗其近務大者必謹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

事書與吳給

九十一

九十二

簡堂清明坦夷慈惠及物衲子稍有詐誤蔽

護保惜以成其德嘗言人誰無過在改之為

美住鄱陽筦山日適值隆冬雨雪連作餧粥不繼師如不聞見故有頌曰衲被蒙頭燒絳杖不知身在寂寥中平生以道自適不急於

榮名赴廬山圓通請日拄杖草屨而已見者色莊意解九江郡守林公叔達目之曰此佛法中津梁也由是名重四方其去就真得前輩體格歿之日雖走使致力爲之涕下侍郎張公孝祥致書謂楓橋演長老曰從上

諸祖無住持事開門受徒迫不得已像法衰替乃至有寶封授狀買院之說如鄉來楓橋紛紛皆是物也公之出處人具知之啐啄同時元不著力有緣即住緣盡便行若禪販之輩欲要此地造地獄業不若兩手分付爲佳

耳寒山寺石刻

慈受深和尚謂徑山訥和尚曰二三十年來禪門蕭索殆不堪看諸方長老奔南走北不知其數分煙散衆滿目皆是惟師兄神情不動坐享安逸豈可與碌碌者同日而語也欽

歎歎歎此段因緣自非道充德實行解相應豈多得也更冀勉力誘引後昆使曹源涸而復漲覺樹洞而再春實區區下懷之望也肇帖靈芝照和尚曰讒與謗同邪異邪曰讒必假謗而成蓋有謗而不讒者未見讒而不謗者

也夫讒之生也其始因於憎嫉而終成於輕信爲之者諂佞小人也古之人有輸忠以輔君者盡孝以事親者抱義以結友者雖君臣之相得父子之相愛朋友之相親一日爲人所讒則反目據臂擯逐離間至於相視如寇

讒雖在古聖賢所不能免也然有初不能辯久而後明者有生而不能辯死而後明者有至死不能辯終古不能明者不可勝數矣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踈矣此所以誠人遠讒也嗚呼讒與謗不可不察也且經史載之不爲不明學者覽之莫不知其非往往身自陷於

讒口喧鬱至死不能自明者是必怒受讒者之不察爲讒者之諂佞也至有群小至其前復讒於他人則又聽之以爲然是可謂聰明乎蓋善爲讒者巧便闢構迎合蒙蔽使其曹然如爲鬼所魅至有終身不能察者孔子曰

九十一

辛

九十一

壬

浸潤之譖膚受之懇言其浸潤之來不使人預覺雖曾參至孝毋必疑其殺人市非林藪人必疑其有虎間有不行馬者則謂之明遠君子矣予以愚拙疎懶不喜諂附妄悅於人遂多爲人所讒謗予聞之竊自省曰彼言果

是歟吾當改過彼則我師也彼言果非歟彼亦徒爲耳馬能浼我哉於是耳雖聞之而由未嘗辯士君子察不察在彼才識明不明耳吾孰能申其枉直求知於人哉然且不知久而後明邪後世而後明邪終古不明邪文中

子曰何以息謗曰無辯吾當事斯語矣芝圖集懶菴樞和尚曰學道人當以悟爲期求真善知識決擇之絲頭情見不盡即是生死根本情見盡處須究其盡之所以如人長在家愁什麼家中事不辦鴻山云今時人雖從緣得

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習氣未能頓盡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行門令渠趣向漏山古佛故能發此語如或不然眼光落地時未免手脚忙亂依舊如落湯螃蟹也

懶菴曰律中云僧物有四種一者常住常住二者十方常住三者現前常住四者十方現前常住且常住之物不可絲毫有犯其罪非輕先聖後聖非不丁寧往往聞者未必能相信者未必能行山僧或出或處未嘗不以此

切切介意猶恐有所未至因述偈以自警云
十方僧物重如山萬劫千生豈易還金口共譚曾未信他年爭免鐵城關人身難得好思量頭角生時歲月長堪笑貪他一粒米等閑失却半年糧

懶菴曰涅槃經云若人聞說大涅槃一句一字不作字相不作句相不作聞相不作佛相不作說相如是義者名無相相達磨大師航海而來不立文字者蓋明無相之旨非達磨自出新意別立門戶近世學者不悟斯旨意謂禪宗別是一種法門以禪為宗者非其教以教為宗者非其禪遂成兩家之說互相詆訛說謬不能自己噫所聞淺陋一至於此心地非愚即狂甚可歎息也法門